鳴玉堂稿

鳴玉堂稿卷之四

明甘肅行太僕寺卿前湖廣督學副使山陰張天復著　翰林院修撰
山東左參政門人陳文燭選梓

記類

南鎮感應碑陰記

古人禱于山川百神有奇應咸勒石紀功德示不忘也南鎮會稽山故有感應碑歲久剝落莓苔蝕之乃嘉靖丁未邑有旱菑張君為令徧禱諸神靡所獲乃諏日集部吏召耆畯展謁于是山之神曰維神群嶽之宗維鑑民社之主旱魃為虐如恢如

焚山川滌滌實為神羞予為民父母饑饉洊臻民
命靡依誠不能一日而食繄鑑與神厥責維均昌
志諸上帝貺我甘澤惠茲下土凡數往卒亦靡有
阿獲乃甚恐詄几于私辟每旦夙興籲祈于神神
恍恍若示之兆期有阿更葺乃賽爾霖雨起而詣
廟西偏得古碑漫漶文不可辨詢于廟祝曰是碑
也殘焉故矣
睿皇帝朝冊命禮官襄疢茲廟獲奇應輒樹石紀
功云今且百餘年邑凡遇旱雹襄之輒應痼瘵賴以
瘳也張君於是俯而思曰嗟疇昔之夕神其以此

命我乎鑑敢不祗共乃事以章靈貺為文而告之曰神有悔怒曷降殛于余躬毋俾妖魃重為民殃已乃大雨明日又雨竟三日四郊沾足穀乃殷登民大悅張君神之既潔圭幣以答神休再鳩工礱石求全文刻而新之未就以徵召之京乃屬諸郡憲王君王君署縣經始其役而唐君出自京師代張為令始克襄之役既竣俾復書其事於碑陰曰政之大端人民事神人之維艱神亦不易諶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微宣王能側身修行則君雖靡神不寍圭璧既卒亦將奚為耶昭格無羸無

彙爾成精禋既竭神將陟降左右焉已爾倚嗟張君粹白以承休德殆非一朝矣豈非以人謀抗天道耶僅曰神焉抑惑矣然是役也張君翊之王君成之唐君終之事神之誠恤民之仁均矣不可無書張君名鑑南充人王君名遴覇州人唐君名時舉咸寧人減以進士官茲土刻之日是為嘉靖己酉三月朔日

會稽縣新造河船記

會稽隸于府治浙以東河道之所經焉東際曹娥西達蕭山北通三江南抵萬壩綿縮百餘里漕挽

酋貢以及巡臺藩臬賓使之所往來舳艫相銜晝夜不絕志有之越人以舟楫為輿馬濟涉之利王政先焉然則順土度宜因事布利斯良有司者之職事也誠能時省而釐治之則會稽雖當地衝要日旁午不支舟楫之役亦足易辦顧令茲土者率因仍前習其振刷厲精者又或急征求塗耳目競錐刀之末利弊之實忽漫不省誰復介意於區區之行旅耶乃嘉靖庚戌會稽令唐公蒞政踰二年控竭智慮紓遐猷播隆惠以蘇會稽之困者咸次第舉矣輒以是役須之者踳至而應日不支矧奸

猾夷緣以資侵漁苟郎撥交馳侵漁者秖冒官稱
募其實捕掠民船以充調遣民船多逋逃迄無以
應則吏卒受鞭箠之苦而公家徒有詰募之擾君
乃言其不便狀于當道且日攷舊籍縣設河船者
八船役以夫夫給以食程其費歲二百緡咸徵里
甲以輸諸官可謂不貲以不貲之費供侵漁者之
利而捕詰之擾及於下公私兩困曷以其費官
自鳩造充給行旅歲歲僅葺治而無復派徵或乃
一勞久逸暫費永寧之策時巡臺監司咸下其議
曰便於是檄命周諏永利庀工度材務於經久公

又酌量時宜於緡錢常數存在官者什一隨時募巨艦以充供應之大者餘造短航二十艘艘役夫一人夫給歲有常值足償其力臨時調遣則又量地遠邇限日遲速毋厲下毋蠹上總其費若干金歲計省縣之費若干金不閱月而迄工可謂事集而力不煩矣於是行者歌舟者頌當路者譽揚馳騖於漕挽酋貢巡臺藩臬賓使之往來者咸樂其便而忭喜於乎即今日之所稱便則前此者之苦於不便可想矣夫利不百不言革害不倍不變制善理國者重改井矣而如公所為利百功倍謂將

如之何我使嗣令於茲土者皆如公之順土度宜因事布利尚復遺利貽患有我公湖廣咸寧人名時舉字汝賢別號省菴起家名進士善政多可紀述云

趙州學新鑿泮池記

昔成周之世凡諸侯鄉射之學皆曰泮宮謂水半於辟廱環學宮而前也則學之有泮名義相屬殆可想見已周之叔季學校不脩魯自僖公始知重之詩人為賦泮水以頌其事采芹采藻于泮樂其有也獻馘獻功于泮受其成也然則王政之所先

不在是乎今之州郡之牧固昔之諸侯也欲復古
以興治而學校之制謂可予諸古與自
高皇肇極之初即詔天下洗新學宮一如周制當
是時燕趙之間瘡癢甫平人文未起學制多所闕
略比
今上皇帝惇崇文教涵濡幾二百年人文漸埒于
東南而學制之仍其故者尚多也迺歲之庚戌會
稽馬君奉 命守趙首謁廟學及周覽其制則宮
而不洋君輒喟然曰嗟古昔建學命名之義何居
守土者不當首務耶遂諏于寮屬及博士弟子求

前所不洋狀因得隙地若干丈謂前守某易之民
聞頗以代去未及竟君適喜曰是可鑿也非所以
待其耶因先以公家歲產城溠蘆葦出而易錢若
干繕繕治周垣樹坊于其南曰洋宮將正名以倡
事也又購州之隙地頃三十畝有奇歸于學歲輸
其入以贍貧士將厚本以植教踰年政融教敷治
理攸序始率趙之父老而謂曰若子弟世育於學
宮曷助諸僉曰諾於是庀工興事鑿坊南十五步
規而洋之費盡給于公帑為欄楯二十四楹上下
咸甃以石則父老某某分辦之廣若干丈深若干

尺址地故上下旱且亦工猶恐既而獲古井二濬而深之滿其旁為流九曲甃以文石狀龍首使注水達于洋旱甚則以轆轤繘水榮迴曲流漸匯成浸經始于某月日成于某月日董其役而急于竣者趙之義民某也嗚呼是役也豈秖足以成學之名義而已乎馬君時臨之於是庚止色嘯於是慎威儀則萬民又於是承德意隆教化王政其有賴也已雖然舉墜興廢有司之責也鄉義赴工凡民之分也若夫沐教養以自成樂育造而思奮又將屬之誰乎余聞之先王之建學也以右文也天地

自然之文莫如水是故辟雍泮宮咸是之取焉睠
徒以餘觀者爾也然所謂文者豈徒操觚為詞以
競進取矣乎趙之多士誠因而圖之則夫經緯造
化黼黻皇謨咸在我焉當必有躍然於德行道義
之趨仁聖中和之軌者矣他日駢章 上國將不
有炳琅雋偉之業垂大貢于宇內者乎余不佞爰
稽其義而僭言以歸之焉君名某字某善政具有
成績而崇修學政優禮賢俊尤趙之士民巷頌而
碑傳者其詳槩見於提學御史阮君鶚所述學地
原云

翠微堂記

武昌黃鵠山。崒起平陸。盤亘蜿蜒。秀雄會府。臬司當其陽南向。廳後有堂。則政暇會賓僚。暫休憩者也。簷阿連陰。庭宇弗殊。堂故擁塞。燕坐沉冥。嘉靖己未春。憲副吳郡章公署臬事。暇日。與山陰張子居堂中。顧而笑曰。斯堂背負佳山。山欲獻奇而人自閉拒之耶。若北面。便成賓主。開戶而得。又不必輦石壘土。象穹谷。假嵁巖。疲極人力為也。語協。以告海昌馮公。澶淵王公。及于三衢程公。南昌張公。憲僉東魯于公。河間柳公。崑山周公。蒲州崔公。溧

陽狄公長洲張公皆曰盍更之章公于是緣舊掐新戶牖轉啓黝堊甃砌芟夷蒙雜山氣本佳矗然來賓薈蔚葱蒨充溢前庭坐而臨之蓊然翠微間矣堂初名表率爰以翠微易之夫臬臺法司也諸大夫法官也易表率之嚴而樂翠微之逸何耶余聞之氣爽則心澄心澄則神暢神暢者慮精慮精者務舉君子之為政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焉匪苟為觀遊而已夫緝翩翳明嚚囂蔽聰紛錯糾纏吏道甚迫而曾無超曠之觀少自振脫將使煩心蹙神滯慮妨務日齗齗焉從事于文吏之議徒

厭苦紊且弛矣吾司有天然之勝茲稍更葺坐得
佳境實僚休憩身在翠微循階稍上緩步廣視寄
情覽眺黃鶴高翔鳳凰並集宮殿廨署之盛輝映
于闤闠之中北瞰長江仰郢都之豐芑南望諸山
懷衡湘而思九疑煙雲風露魚鳥悠悠令心會之
開朗坦夷理達事成洞悉遐隱昔人所謂得千高
明游息之道者也則斯堂也無亦職事之助與既
成章公以擢四川參政去憲長婺源游公至登堂
而樂之謂余曰子之語吾志也請書之石游公名
震得章公名士元馮公名覲程公名秀民張公名

正和王公名光祖于公名錦柳公名宗奏周公名
美崔公名都狄公名斯彬張公名勉學皆起家進
士

霖雨亭記

紹興澤國也治所據匡龍之陽千峰環峙萬壑合
流複嶂澄湖上下掩映端冕而宦游者長宅於樓
觀烟雲之閒撫亦湖匝于治南三面瀕于江海原
隰數百里半隣於瀉滷沮洳之場當其搖瀎浹旬
則懷山巨浸既而旱熯稍柔焦土千里此臨民者
憂樂所繫也丙辰春僊臺李公奉命来牧初入

郡諏民利病狀。爰與白竹王公仰菴蕭公鳧菴吳公松源林公濠濱張公尋蓬萊之趾。登越望之墓。以求甦民至計。去治所遠。每登就下。蒐於榛莽間。東得平墓。清曠亢爽。視越望近且半。公謂白竹諸公曰。井邑之盈縮。不一覽而竟乎。乃鋤荊芟翳。集諸公時曳屨其上。攬衣長嘯。東矚禹陵。緬思溝洫之勤。俯瞰長湖。仰嘉蹤濬之績。右覽西江。跂一錢之高。風下飲清白。追後樂之芳躅。迨夫雲翁雨興。濤颶交作。瀰漫曠野。則愀然隱曰。民其淪於魚乎。嵐開雨霽。彌月不雲。則又曰。民不將立而枯乎。其

登彌浹。其思彌周。爰相爰度。若時宣令。而水旱罔為民病矣。則相與頌之。曰。諸牧侯。其時貺我以甘霖乎。臺未及屋。李公以績擢憲副。按部郡中。白竹公視郡符。謀於諸寮。構亭于臺。僉曰韙。遂出公羨若干緡。庀材伐石以成之。承李公初志也。久之。圭山邵公代為郡。至則遵其約束期會。以時登望。布利於民。民又樂。且歌頌之。秩滿。亦遷拜如李公。蓋至是凡三易使。濠濱公亦名為侍御史。淇竹陳公代。且及朞。而白竹公復署郡。亭猶未名。於是訊山陰張子屬為記。因手題其額曰霖雨亭。義取澤民。

且於是龍山為稱也。蓋既經紀于始而後圖維厥終。公嘉惠元元之意殷矣。張子曰。經政有時。霖雨云者。語時也。是故勑天之命。惟是幾安。恒暘恒雨。天也。宣導而裁節之。人也。人知幾安是勑。則時不違。協氣應而歲功成。民之悠容叢至。無繇也。吾侯。皆人龍。注念蒼生。蘇群望。罔弗時矣。則夫衣食而賦稅之。曷有窮乎。嗣登於斯者。思其至計。省民之災患。而禦捍之時。踵諸牧之休風。則斯亭也。匪徒游觀爾矣。吾紹之民。不其永有攸庇也夫。

茶陵三學士祠記

茶陵三學士祠者祀學士坦齋劉公太學士西澗李文正公龍湖張文隱公于其鄉也三公既崇祀于鄉賢矣乃復有專祠者何標典刑重文獻春秋與賢之義不嫌于複也初嘉靖某年分守參政某公某嘗即洣江書院吸秀亭祀文正李公矣乃二公猶列祀鄉賢專祠未舉也已未春州之同知林君松視州事詢于鄉之大夫曰三公並隆明時而所出之地同以爵以德又同文正既特祀已坦齋文隱或為之前或為之後名碩迭興人文攸賴也六當特祀與李公埒耶爰白于湖廣撫巡大中丞

西蜀趙公御史臺金華吳公俞曰秩禮崇教學憲之責也盍議諸復乃稽典酌宜上之報可是歲夏營作專祠合祀三公而吸秀亭湫隘弗稱乃即光嶽書院之靈光亭廓而新之為堂四楹位列三公于其中東西有序庖湢咸備前為門四楹揭扁楣端請御史臺吳公書額歲祀視昔加隆焉祠既落成請記于御史臺吳公吳公謂復曰維茲雲陽之墟光嶽鬱葱重湖滀渤靈祥適發鴻儒駿顯三公皆

昭代之彥而名世應期者也勳猷芳烈佐翊隆昌

聲施後世然則亦有異乎否也復曰尺澤之鯢不
足與量江海之深然而復也竊窺其概矣坦齋公
晦跡建陵晚遭
聖祖敷陳啓沃動中
帝心述作應對之詞每將順而勸贊寓美文正公
輸誠協恭輔成
孝皇弘治之盛民到于今賴之逮事
武皇秉心宣猷糾繩匡救補益弘多時特荷其賜
焉文隱公夙遇
聖明顯列樞筦日勤獻替未究厥施至掄選文武

之材無慮千輩足備承中外任使可謂得上臣事
君之道矣颺歷所至雖人人殊乃其績業謂後先
炳煒非耶吳公曰然不曰二公丁其難而文隱獨
遭其盛乎
高皇帝聖神肇造左右之臣兢兢慮不中程而劉
公恂恂韜沉蘊藉卒以自全至欲易儲痛哭以爭
卓乎大臣之節也茲可以諒其他矣迨于文正文
明柔順而剛健不渝逆瑾雖橫猶禮信焉用能折
姦萌培元氣於不動聲色之間微公則大臣黎老
洎一時忠良之士其塗炭乎貞而不孤公足當之

若文隱邁千載一時之會和衷一德抗言高論慷慨激烈濱于易簀猶強起草疏計陳制禦方略庶時憂國之忠不少利也雖志效未竟而其行邈其業崇偉乎無以議矣茲非二公所歆之而弗得者與余儕同出文隱之門而欽二公之令芳匪朝夕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將不在茲乎爰屬復書其言于石以諗夫邦之大夫士

擬泰嶽廟碑

朕惟隆古帝王之興蓋必上獲神明之祜為之委社鋤禧顯相邦家共躋斯民於仁壽之域斯其功

德隆矣於是秩祭祀飾宮貌像凡可以致虔者罔弗至焉茲王者崇報之盛典也歷稽載籍良足徵矣太嶽太和山故名武當雄山盤鬱靈氣攸萃實往昔
玄真脩道冲舉之地唐宋代有崇奉亦屢顯靈符以故崇重之者益嚴肆我
成祖文皇帝繼天御極神允闡揚靈化時加顯助
文皇帝感其翊運之功廼即武當故域更埒今名
勅建祠宇凡為宮若觀總三十有三皆撤前代之舊廓而新之瓊甍金像絢奪蒼碧用以昭答靈貺

盖無前之偉觀已時則圓光屢現椰梅再實靈明
赫奕灼示瑞應迄今幾二百年
聖聖相承崇事有加暨朕起楚嗣承大寶即位之
初神即陰肆翊扶茂錫景貺屢禱輒應捷若景響
靈膏玄祉誕布九有氛祲潜消風霆時若盖三十
有二年于茲矣神之功德等於穹昊朕為海寓臣
民之主崇報宜何如耶矧其玄虚淡泊克成上道
顯名億劫與二儀終始朕所夙夜敬事靡敢少怠
嘗已即内死特創玄宇朝夕丕覲耿光廼茲冲舉
故宫歲久不飾豈朕崇師重道之意爰勑臣工發

司農之財太加鳥翔建宮若干所凡為殿觀門廡享堂若干楹繚以週垣若干里經始于某月日落成于某月日廼經始之辰祥光燭霄布護靈嶽無異

成祖肇運之日隆休下被孚荅有徵夫神以先天始炁參贊大化幻變無方顧其所憑依謂不在是耶昔軒轅至德治稱希夷然猶訪道崆峒以隆資至理朕以眇躬承荷丕基上以保 文皇圖下以庇翼兆庶非師事

上玄錫之隆貺弼成休德祈光贊于永世昌克有

賴焉爰製文詞用紀神烈其詞曰

於穆玄真　橐籥靈化　專司帝功　陟降上下
有巖泰嶽　爰發其靈　神來至止　駕風驅霆
繄昔我祖　繼肇鴻運　維神翊扶　克昌厥聞
明明禧祉　惠我後人　睠言度思　昭德維新
有壇有宮　神師攸作　龜蹲蛇伏　百祇祇若
肆朕嗣基　景貺時億　旋沴為祥　靡禱不格
元和蔚蒸　隆休丕集　氛寢四郊　威覃九貊
乃即秘苑　穆清齋居　廼新故宮　用光前謨
維此蒸民　以養以賦　厥惟神休　承享多祜

遐作萬年　成功斯告　刻文頌功　爰有貞玉

靖州忠節祠碑

敬皇帝在御。寬仁愛士。菁莪棫樸之風。懋懋焉。當是時。士爭濯磨。期自樹立。以對天子。比于

毅皇帝朝。天常人紀。藉以不墜。則教化之遺澤也。正德己卯。逆濠之變。死事諸臣。有若瑞州知府宋公耿耿義烈。久而益彰。蓋孫許之儔哉。公湖廣靖州人。諱以方。字義卿。起家弘治乙丑進士。歷戶部郎中。出知瑞州。瑞當南昌西境。時宸濠搆逆。已有

萌招華臨賊孽匿西山剽民間財賄為兵費寇潛至瑞公設方略捕得之訊知反狀郡故無城慮一日變作亂莫支乃出贖金鳩工徒築城募壯士三千人練之申明保伍之法儲粟為守禦計濠知公備已忿積未發會以非法中平人當道檄公按其事悉與平反或諷使少阿可自全斥曰吾可殺人以媚人耶濠益怒嗾當道劾公稽　命罪有　旨即省城逮問將行父老遮道留曰寧藩以是阱使君也徒往死無益盍少遲之公曰吾為封疆之臣以封疆之守而死分也矧有

君命奚弗往。又曰。到處青山可埋骨。吾行何畏。忍以禍貽若等。遂往抵省繫獄。明日濠友遣兵破獄。械公赴彭蠡。不屈。憤罵。至康郎山。自投于水。濠歎甘心焉。令人鈎起之。縛于船。詰旦。令儀賓張杲領賊林十一來執公。方出艙。刃加于頸。未斷。旁據戶限斫之。棄屍水中。其孤崇學、崇簡奔赴難。求其骸不得。乃斂衣冠歸葬之。公昔未第時。嘗夜泊彭蠡。夢吏授之檄曰。帝命汝守靖州。公辭曰。靖吾鄉土也。頃之。吏復來曰。命汝靖州作城隍。覺而異之。未解。踰二十年守瑞。瑞即古靖州也。終以保障抗賊

遇害。公之忠節。蓋實天授云。張子天復曰。余於是。而竊嘆。國家重在養士。士求無負於國也。孝武之際。士平居犯顏敢諫。臨難仗節死義。正氣磅礴。非培養之積效。與已卯之變烈矣。諸君子相繼以節死。卒振敵王之愾。而褫其魄。浹旬而賊授首。然則戡亂之績偉矣。死事之功。不與相後。先哉。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信矣。信矣。彼婷阿詭隨。自明得志。至於禍變倫紀。所繫則狼顧鼠竄。草間求活耳。吁嗟乎。世若斯人。國將焉賴哉。初濠既就擒。同與公被脇者。悔已不能死。第語人曰。公自投

江。匿其抗烈狀。弗以聞。以是公之一錫典久未下。士論稱抑焉。久之。舟人韋玨者。故載公臨難。備言死狀甚悉。於是公之門下士。令大宗伯高安吳公紀述遺節于金陵。揭于當路。

今皇帝之六年。嘉靖丁亥。江西巡撫都御史陳公某。巡按御史秦公某。始會疏遺忠。上請。詔贈光禄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祀瑞之節愍祠。後已未歲。吳公以禮官再疏公之節烈。無媿燧達。宜入南昌旌忠祠。與副使周憲並配享。詔從之。先是公已專祠于鄉。祠在公宅左。肖像于堂。外樹石坊。額

曰忠節分守參政陶公主之州守楊君惟執實佐其役經始於壬子年月日落成于癸丑年月日有司歲時率祀事如典而碑識尚闕又七年張子天復校學于靖州守吳君松率其諸孤以請為之記

嘉定縣築城記

歲癸丑倭人內猴颿蔽箭激而下環海之地騷然矣先是賊在大洋瞭諸灘咸沙葦平漫曠焉茫焉莫省向詣乃寶山獨隱隱蠶烟濤間賊遂幟而登陸寶山在嘉定東境以故嘉定之患特首先諸郡是歲五月賊迫城急城故圮雖繚以泥垣垣亦穴

河躍而逼也於是一城大哄會城之主者出人盡號而奔主者歸下令戒民毋奔乃塞垣之竇者編甲而守之賊退已復攻城東門門有善射者殪其魁又遁去主者謂南昌萬侯也時賊猶籍境中勢張甚侯曰嗟事危矣亟圖城於上官顧乘賊之隙而繕之便議可計出帑金若干募民貲若干其有力而影射者令民轉相勸引又得貲若干畫田而授役稽度以程工日臨而督之賞罰其用命不用命者故趾蘚蝕剔而出陣以堅木麾其上麾而崇焉時侯業已內遷又留數月而城乃就緒嗣侯者

白上虞楊侯侯至環城而視陴而嘆曰美哉壯乎
前人之烈也卒工者其在余乎又請于上官贖金
若干緝其霖而善崩者增其堞之庳者濬其濠之
淤者為敵臺若干座以疏瞭望為戍舍若干楹以
息守士為譙樓為水關為浮梁各四以棲鼓漏以
時蓄洩以防警急而城之門名東晏海西濟漕南
宣文北振武咸易而新之城高若干丈周袤若干
里工始于癸丑冬十月訖于丙辰夏六月凡三年
而告成峥嶸蔽虧巍然奕然中囊井廬外襟江海
而東南諸城爭雄嘉定矣嗚呼二侯之功不其偉

歟昔周之世嘗城朔方城東土矣當是時文王始受天命宣王邁德中興其威靈氣勢豈不足以潛消夷孽坐弭強藩而顧遠勤其民哉盖保邦固圉聖人亦思其可繼者以垂治安爾今國家承平日久吏率踵襲陋簡視其疆土若旅之東西次焉故大江以南邑多無城者即有城鮮堅緻宏麗也賊闖其境有望風潰爾蹂躪摩剥無孰何者噫嘻何其酷哉方萬侯之經始也民有譁者侯曰城不當城敢不為動楊侯之訖工也民又有譁者侯曰城不當堅緻宏麗耶不為動已而城成而賊至屢攻

屢捏久之賊竟不敢迫城民乃卒懽然向令二侯狃佚畏嫚則鍾禍且無已烏能聲施後世哉是宜與朔方東土之功並傳也

山陰縣儒學博士題名記

記曰三王四代維其師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弗親夫師所繫其重如此哉是故先王建學群材風厲宇內必樹之師師得人然後俗敦教行材斂功起先王之化不墜於天下者繇此路也夫人材之生譬之豫章楩柟常數植於崇山沃壤然不遺匠氏引繩施墨則雖有殊材繆違尺度將弗當於

大用矧其所培灌漸漬者甚渥也是故名都鉅邑所叢產恒多材而造材俾當於用恒繇於師安定之在蘇湖元晦之在同安蓋其人已叔世率卑其任乃身校士於術序黨庠之間者亦轍自謂幽亥而貶損所學失先王之榘士於是亦背所聞而舛馳之甚或訾怨於其後風日以漓教日頹敝而罔振然則世所繫於師誠重而師所自處繫士去留亦不為少我山陰儒學故在邑之巽隅創改歷若干世師於學宮者亦不知凡若干人故未有題名嘉靖丙寅博士華亭某君某階某僚某君某君

其蒐檢邑乘而得其世次所傳自漢迄今僅百十人懼後且湮沒乃相顧喟然曰吾儕不當致意耶遂謀於多士鳩工聚貲刻之貞石已乃謂復嘗濫預秉事爰屬為記蓋題名自邑里姓氏而外不加一詞而師也若而人嚴若而人易若而人得士若而人否森然昭矣非太史公所稱當世得失之林者與嗣師於茲者覽而攷焉則所繫於治教與繫士去留不鏡然得所觀勸焉三君子賢學久滃教成聲懋獲以其暇搜遺樹標如此他日多士遵其教彙升展采棟巖廊大厥用是繫於

熙朝者亶

維碩矣而其所感思又豈在蘇湖同安下哉復猥
無能為役固嘗游於斯佩師訓而知思者漫以其
說諗於鄉之君子

山陰縣重建廊宇碑記

隆慶辛未春貴溪孺東徐公　廷對稱　肯拜高
第時海內諸縣多利敝亦治
天子加意元元簡明習吏事者領大縣而山陰濱
海壤鹵而齒繁訟牒積委吏是者常難之秋八月
公至自　京師綰綬而治睹吏奸與民疾苦既垢
櫛而瘡調之蠲息仆起民大悅其年冬廊宇告災

公撤騶減食素袍而視事引咎自責明年八月取他罷之可省者拓而新之民不知傭邻不知鏹工商不知徵集而吏胥有所閑簿牒復扃鑰得不狼籍其寅僚會稽令一中楊公見而異之曰神哉是舉搆鉅而無纖擾公視縣甫踰暮施置每如是乎且余兩人者所轄殊而心同民亦同顧遷速異効公實才余猥不逮公藉所觀摩多矣乃謀于山陰張天復屬紀其事復於經費程役無書謹書成毀之歲月於石而復申之以言曰公懿政誠如先生言先生誠知公直一廊宇詎可盡公懿哉即白洋

丈忤村濵海之塘鏡湖漕河瀦水之堤皆畎澮之所藉登耗之所繫行旅輪蹄之所往来也近者数十里遠者百里或缺而如匏子之口或踈剝而如長虹之斷骨者迨若干年更數吏而不効公至輙治之盖皇皇然拯民命紓行踵於怒濤巨浸之間而其不擾也猶之靖辨向者之廊宇噫此豈中才亞智之士所可強致而幸集者之為哉次公之在潁川令鄉部書鰥孤之不能葬者為區處則曰某所大木可以材某亭猪子可以祀祭而吏民咸不知所出即使他人為之終不及次公盖其聰明識

事才篤於天也如此正公今日事乎公教民投內有節限輸有等庭無留牘閽卒無呵人於棖闑至東吏而擊豪飈發霜烈不借色於津要及勸農省歛要東鄉校撫村鋤谷斧與訓諸弟子則兒抱而狹褓之百里墟落真有犬不夜吠民不見吏之風此又與劉祖榮伯仲奚直次公云乎哉於時一中大夫政懿實相類施置有遲速足垂循史均也而今之紀徐公者特以搆故又楊大夫托以賀公不並論著

郡垣紀事

紹興郡治仍勾越之舊在山之半與民間通府庫
貨財若掌六條文字史居治左右盜猾易涎以舞
始垣以備之然卑薄易圮不即繕往往有踰而入
者改易簿牒攫取庫金取庫金主者猶覺之易簿
牒如丘山竟不易覺也燕之泰宇盛公名某自臺
出守紹公質行威凝沈密治先要機檢察胥藏巨
姦由垣之圮於是計策遐遠曰不廣則易即不高
以厚則易踰易即且踰即築猶無築也於是拓舊
址為丈者若干厚若干尺高幾培之值財方絀倣
周人金矢之法瓦石以訟者集版築以胥徒之罪

者集垣既治譙閣鎮樓細及欄楯露臺咸以所羨一新之不煩官之錢不出民傭盖數月而告竟始侯之經是役也謗者十九既而五又既而三迨于今謗者且美而歌頌之矣知公無私圖而有功於過巨蠹也善乎蘇長公之言曰君子之仕以才易養至於宮室則受而傳之来者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仕者諱土木之謗甚至以腐壞轉相付與不敢易一椽此何義哉意當其時亦恐若今日盛公始事之謗耶然垣之非以自養比於宮室猶為易見而人言若彼吾於是而益

徵夫民之難於慮始也藉使盛公始事時持之不力亦如曩仕者之諱營則所云二巨蠹者何時而止耶他日長公之記浚井又曰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則非歲之常有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夫攫庫改牒亦豈日日而常有者哉然有時而有之矣有之而思垣不幾於旱竭井而後圖浚耶噫亦晚矣爰從父老之請作郡垣紀事

武定郡貳鄧君碑

武定之郡削壁懸厓四維千里肘腋姚褒睥睨省

會諸羅之族蜂屯狐嗥奸宄時作鋤搏之急則東走蠻部西連烏蒙憑籍險雄以抗王師故土酋鳳氏　明興以来世為梗患稔矣而蔓延四鄙虔劉剽刻頃年逆祖之禍尤烈焉嘉靖壬戌嘗控弦整旅竭帑藏十餘萬僅追奔出境賊不折一矢而我兵先敝矣乃不得已為招輯下策賊遂負嵎以笑益逞不靖拊循茲一者深患之歲丙寅大司馬新昌呂公聞于　當宁請城武定賊恐將逞其故智呂公策於巡臺孟津劉公曰茲不當滅此朝食耶劉曰未也芻饟不給戎器不除是謂無備而動賊

且內訌為闔閭憂根本蹶矣然則將柰何劉曰吾得一人倅楚雄政惠而民附其可以使呂公領之蓋指鄧君也其年余至自京師二公以其故語余余曰請以其人署富民亟為戰守計且以屏蔽藩省二公遂檄君代令事而移其令事他事人莫測其狀也君至富民下令於民曰吾將城若邑若且伐石鳩木尋尺者與若直若干他境輦粟若芻及鐵至吾境者與若直若干旬日而木石芻鐵輦粟集城下侯得粟儲餉鐵為戎器木為城募勇士投石超距首擒奸孽潛其境者十餘人初富民喘喙

不給歲敝甚君俄頃轉弱為強人百其勇賊亦莫測其狀也又數日而賊燔劫四出圍武定城甚急匝月不解若曰我餉必不繼也城民於是羅雀掘鼠以延朝夕省會洶洶思他徙以避賊鋒撫按恐之余曰富民扼其吭矣且保障在無憂也二公屬余兵萬人以半攻羅次制賊之背以半由富民夜半奪小甸關入賊巢賊倅不能動詰旦我兵至城下賊遂却引其衆遁江外當是時肘腹牽制轉餉千里士伍延頸待哺而城以內枵腹而號者日萬計四郊營壘相望諸羅峒寨伏匿逋寇窺釁而圖

廿心者不可勝數上下歎手莫為策矣余約鄧君曰君第如前策給余餉惟君無難色余乃治水師戰艦圖越金沙以滅賊而先以奇兵蒐匿捕伏如冷村么英的多諸峒寨攻燬擊刺各殊狀火賊之廬發賊之巢携賊之黨巢壘銷落殆盡乃馳羽書約隣哨兵出江外君督餉千里日給十餘萬人肩摩踵接於道人人無饑色用能殲逆渠安反側拓地千餘里省會宴然不見剽掠之擾君之功也既凱旋又絵畫脩攘長策如核叛產削土封置學校增屯堡急賑恤寬力役其大者施錯之輒効授箅

雖有自而便宜行之則君也明年
天子嘉其功增秩貳郡事以惠百姓又明年鳳氏
既降襲慕職稍稍怨望有嗾其叛者其酋曆搆水
西東川諸勑夷據險將發君偵得狀先紿其子入
課公署忽夜半躬馳至賊營縛之兵不血刃而寇
殄境內按堵兩臺南郡陳公廣平田公特上其事
乞
天子殊擢之時余委事既久會以橫罹復至黔中
武郡父老相率牽脂挈壺酒慰余蕭寺中已乃乞
余命楮卿叙君之績且曰侯功如是異日者將舍

我以去茲且踰秩或不當滯之如積薪也余感父老言欷歔久之三閭有云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即一時尺寸勞伐由執戟獵專城擁麾鉞者詎一二可數也君猶積薪下僚豈乏明時乎哉父老聞余言亦腕嘆逡巡而退君名楚彥楚臨武人先是署廣西尋甸二郡事及祿勸州皆有殊績茲不縷叙叙其大者

鏡波館記

鏡湖之南山縈水洄虬奔而雲矗支湧而派沿者千百不可指數而秦望屏立於莽蒼之中鏡湖下

瀦諸山萬壑赴焉為最勝山容之媚與湖所受景歲代月更變幻千百不可指數而朝烟夕霞海月林雪風芙蕖兩茭菰激鯉驚鴻蓑橫笠唱歌發而籟興為最勝然是兩勝者惟瀕海瀉鹵之民不與焉截湖而南周郊挏間凡井而廛者即農叟桑婦皆得全有斯景人無爭也至品鑒其孰勝孰不勝披襟而握管往來其憂樂則騷客羇人放臣羽士與遺世樂天之徒專之矣余別墅可數畝蕪址屬當其處自巳巳夏始罷黔中役以歸餘暑見攻動觸衣帶行與客屏避之圖緩其伊鬱焉蓋數移觴

几而正得余城南舊墅茗酒交陳步楫互用起午竟昏纏永漏長而景所徧嘗則日金閃波月璧吞海岫雲歸而羣譁息嵐霏沈而空濛開棲禽漁牧上下荅響来助游物几席漂香冉冉從菰蕖中栖人髭鼻與六博投壺若相酬勸然而後向之所謂見攻者不知其亡將焉所事避矣客乃指而顧余曰子知所以負造物者乎彼方私子以勝而子自謝以蕪辟之挹漿而舍所器且子騷放流也何以自異於農叟桑婦井而廛者之共有斯景者哉居數月始用客語剪茆而拓之僅取具於挹漿之器

而止明年春復與客落厥成視前步緝湖中所
受以為勝者略變遷不可識認已客訝而繼以歌
曰惟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四明狂客
其謂此邪余始聞而愀然蓋數十年身所經一時
集語下既而覺曰吾過矣吾過矣吾疲於半生數
萬里之宦轍其間所以眩吾之目而聳吾之聽者
百出而吾不知其為過客也乃獸愀然於客所歌
四明氏之一語至向時所覽陟高深瓌詭無論大
都名區即蠻箐鬼窟魚龍之所宮陋灼之所叢猶
身嘗試之幸不妃也而顧自舍於城南數里之近

不能出於客未語之先以早迷而晚覺也如此豈禪子所云言下始大悟者邪余謹識之今以往吾將樂其主而忘其客也已遂名其館曰鏡波堂曰樂志堂之後有地盈隙他日手竹焉曰竹塢塢上蔓蘿亭之曰薜荔薜荔之下引湖為池菱且魚之以饌飲池三面為堤桃柳芙蓉綺綰繡錯館左右為椶楔二徑曰芙蕖關曰松蘿旋沼以蓮可三畝許達徑東石樹蓁戛以篁竹亭其麓曰垂綸亭下巨石以磯曰白鷗背磯枕沼軒然阪中者流霞閣也閣之日值余生朝憑虛俯下沆瀣淋浪自南來

注潢流賔主交釂飄飄欲僊睥睨塵俗又復知有攻之而戚之者扎閣之命名繇此沼洄閣旁曰小若耶盤折而西踰浣花錦浪二橋有島焉曰青蓮島上有亭曰茹芝又折而北縈紆入堤跨水為小梁者三纍纍水中若漚若鳧為青蓮之支島者五

鳴玉堂稿卷之五

明甘肅行太僕寺卿前湖廣督學副使山陰張天篆著　翰林院修撰
山東左參政門人陳文燭選梓

文類

祭楚王妃文

王化肇基壺德攸屬關雎風始懿歸賢淑於惟德妃儲祥右族嬪于彤闈令儀肅肅箴圖式戒珮珩攸穆令德維王山巔淵畜鷄鳴夙賛厥我南服天子褒嘉駢恩錫福厥錫維何金符寶軸並耀龍章永綏弗祿胡奄僊遊靡延休俶其等奉　命來

旬具官楚服恭聞訃音怛焉以踏陳詞薦虔歆茲
芬馥尚　饗

祭少司空達齋徐年兄文

丁未之春策士如星交馬而馳三百其纓爰求同
心時則有幾華亭則公如蘭有芷或趨於　朝或
止於室心通目成相視莫逆余貧公憐余仆公翼
裘馬念年耿耿衷臆迨公卿貳我則外遷敝車羸
馬繭馬日南公歘思鱸拂衣以馳我猶嗜臠廻鴈
之西公百石弧力挽莫掎我則弱弓援止而止騖
遠忘險馬敗僕痡我淹塵纓公嬉五湖蝮蛇雄虺

玄蠭赤螘九首索人流沙千里維斯絶徼宦者所
顰矧伊簿對含垢茹辛生也不辰慈亦爲虎公獨
馳書援我刀斧當斯之時有死無活所悲靡他少
公一訣徼公之福僅喘以東欲未復却不敢告公
願假須臾終期執手達人示化柳生于肘訃聞之
夕號籲失聲三百其踴矢殉以身冉冉歲年宿矣
墓草紼紼弗躬寄芻亦杳有靦面目我獨非人顧
此薄戾公意默聆惟公心行古昔長者形則靡留
聞流　朝野公之不朽無關舍廬我失領要紛其
衣襦采藻越水伻薦於吳神與俱征淚亦與徂嗚

呼哀哉

祭徐先生文

卓犖維公質行在師縝馴而辨簡隅而規始其授膳頹氊晝餈析齋肄徒升座綏綏訓故發難開蒙釋疑出好以誡擇躬為彝及門如干登膴取巍禮刑於家銘施於匜憶父曾王典學自沔嗣子及孫以練駢顯公其載來經澤是演厥育儀卿為冠為冕同舍攸居蹇予譾譾抱寢舒議席談布展通好在門非以私嬿屬者校郢采於學官列其懿實龕之名壇為州士楷為州民觀遣牲一臠遺熟一餐

翬其題楣畢其腑肝維公之德如琢與瓛維公之訓若觿與鞶廩不稱報愛不易刊所在聲尊所祀教宣昔遷於復繼宗於綿復子字之不忘其廛綿人祝之將永其延余實後生奉公為詮豈其閭里而以簡編公来饗余蕾甗竹籩

祭郝箕南文

嗟浮生之寓世棲輕塵於弱草既隲厚於厥生胡朝榮而夕稿緊松栢之長年與彭鏗之難老信彼蒼之獨私抑修短有期夙定於冥冥而莫可曉於維先生宏中渥表摛材藻於弱齡聿吐維揚之奇

占風神之魁岸有踰中人之矯射策金門蚤奮跡於嵬科發硎劇邑繼騰聲於當道爰自秋官来佥楚憲尋分藩於郢都肅旬宣於豐鎬聲績翩翩金緋奕奕固人生之所難而曾未足以展君之素抱方騁步於康莊奮青霄之駿翮謂萬里之亨衢即瞬息其可造胡造物者畀君之豐而奪君之太早年甫踰於彊仕用未究於厥施椿萱並耄棠棣先摧蚤罄英嗣瑤林一枝壁彼明珠美璧方發匣以騰光而主人顧惋亟投還其至寶此同儕所以慟君之亡而益感浮生之幻窅也其等既沐契於寅

寮無飲義於年好聞君之喪恨匍匐之莫前撫君之襯慨幽顯之既渺酹椒酒於秋風瞻皇穹以籲禱願茀祿昌於後昆而遐齡引於厥考庶足以慰君於九泉而解吾儕之痛懊也矣哀哉尚　饗

祭韶巖宋參議文

於維先生抱奇握珎方奮翮於雲霄期蹐歷于通津首魁百粤覽輝九宸既含香於粉署爰特簡於恩綸建牙擁節分藩楚濱奠祁山于鞏謐參蠻越而拊循英標燁燁玉立嶙峋攬轡一方神采寡倫衆方冀公以遠到胡遽反其天真曾輶車之卧未

西而玉樓之召已頻芳齡瑰材有美未信是豈公之才能庇楚之民而無能私庇其身抑造物忌取數之多而華年代謝收公之奇蚤歸於河嶽星辰余儕誼屬寅寮投分飲醇恫指人之不作空淚下以沾巾瞻輀旐之迈粤絮椒酒以清塵維公有知庶其来歆

祭楊細林文

嗚呼繄厥衆生咸貴有子子之不淑曷云紓慇惟子令名是謂趾美矧籍青雲以光奕世惟公蚤歲夙負才豪意所獨詣翱翔煙霄掞藻摛詭百世并

包才大數奇竟阨一第廻旋外僚不挫其氣他人
脂韋皎皎自樹媒孽在傍而公靡忌敭歷迍邅垂
十五年迹則晦矣施亦茂焉同時貴人朝省翩翩
世路太行屢蹶屢遷神胡不憖而俾棄捐余儕小
子企德維均顧生也晚靡覯下塵見公之子如公
之身恂恂令子葆醇履芳醞藉今古羽儀巖廊海
內碩儒爭相頡頏猥以謭劣而同省郎聯鑣而馳
接几而觴時謂予儕念其家君曩自歲首以病來
聞令子惻惻中心如焚千里緘書勸公歸去公曰
兒止毋奪我志公素強膂益思踔勵曾幾何時訃

音猝至罹此閔凶疇不掩涕嗚呼哀哉霜霰集矣山川阻修迓公之魂正於首丘令子實勞蒼天悠悠都門一酹公乎來遊

祭王方伯文

於維先生顯允令芳蚪潛夢澤鳳翥清湘蚤奮巍科為時彥哲策名南宮龍光燁燁分符綰綬劇縣鳴琴江城春色湖上棠陰召司柱下青繡驄斧桓桓使節直道隆古抑而不渝畜極斯通攬轡旬宣惟日奮庸既總方岳荐躋台鼎抽簪避榮懸車蕉景少公接武元方益揚一門三豸王應金鏘郢園

洵樂東山繫望云胡不禄哲人淪喪某生也晚夙欽令聞重以令子年誼斯敦烈烈貞心敬承先志方侍光華公則長逝我詞既陳我酒既將肅肅遺靈昭格在堂

祭寶峰陸儀部文

於維先生璠璵楩楠功庸未展光乃中含弱冠操觚藝圃聿聲庭謨是淑鵬起滄溟挾策金門巍科振武百里發硎閩南惠溥謂奮而前霄漢長騫陽城撫字遷遷十年既陟廷平文聲攸繫祠部荐更晉司

帝制玉珮瓊琚繪藻摛詞維
皇右文汪渥方滋鴻逵漸通奄延委棄燁燁英標
所齎者志白頭垂堂屢屢痛幃髫齡弱胤扶襯以
歸悽慟之懷上下咸併吳雲黯黯猿呻鶴驚某等
聯珮鵷行趨從禁闥追念誼私尤深慘怛輀旐既
儐爰潔生芻玉人靡贖摧心裂膚

祭王亳州文 三渠公弟

大華孕秀右族聿興蔫生英哲為國之禎維君趾
美茂起賢科淵源問學元方實多競爽瑤林媲芳
璚樹鄉稱季常士推叔度恂恂孝友翼翼走趨行

敦粹樸維德之隅夙窮家學文園下帷典謨是富
玉韞山輝十年挾策闇闇排雲干將莫售有斐厥
聞爰叩
帝閽為親徇祿晉陽一麾名流王室尋憂去國再
起握符操割千亳德溥惠數方整鵬翮遠奮康莊
清霄可騁溘爾云亡政簫畫閨庭鶴夜哀歌孺未
竟薤露先摧元方視君曰篤與塤維君之故憂慘
在原某等誼屬通家情均伯仲四鳥興悲三荊繫
慟爰潔其芻展此盡傷私豈吊生有懷用將

祭國博王十山先生文

伊昔先生膺湘衡聘多士抱藝人思奮競秉鑑掄材務掇其真鈎軋異習嚘敢不淳時復小子三十不第獲登龍門竊幸遭際癸卯之秋摳衣席下拂拭干將親屬陶冶既而寥廓馳區南北公滯鳳陽復猶故國違隔杖屨依稀十年幸叨禮署獲侍文筵大雅碩音時切芳教玉珮瓊琚陽春古調壁雝濟濟咸渥餘馨公所鑄範東箭南金位沉下僚聲聞藝苑維

皇右文旋膺汪眷乃維先生肆力操觚閉門著述日追墳謨神勞疾生志憒力摧偃蹇逆旅癯形日

頹擬策而前鳳翥龍驤青霄可騁溘先云亡垂白倚門戾戾侍幃盻盻燕雲潛焉襯歸最其隱者居無擔儲前不逮養後不及垂嗚呼先生胡為而生胡為而傾痛毒之懷上下咸并願贖無從夜臺永絕軫此遐悲臨風凄咽

祭白洛源司丞文

維公司寇之孫中丞之子清華奕葉冠裳濟美而能刻尚自樹不藉世資昔年髫丱負笈從師時有碩儒倡道白下樞衣升堂親屬陶冶已而杖劍去國囊書遠遊泛友賢雋結交名流繼取巍科歷官

部署典司禮樂紆徐容與才則美矣數亦奇焉一
爲遷客逾徊十年
帝念才難召還禁近公思報稱夙夜感憤意激多
病勞過早衰京華三載牀褥半之
帝放還山全其晚節以就始終勿媿先烈夢飛雲
壑興遶滄浪南發有日溘先云亡於戲哀哉公身
聊小意氣甚偉上下古今屈指無幾蓋嘗西指關
洛南訪武夷登高望遠慷慨興悲而或尊酒清燈
悠然自喜摩挲千將志在萬里此其所負不爲不
奇柰何人或見嫉世多莫知仕宦廿年官止六品

年逾半百而遽沒于寢公之諸郎濟濟森森冢器燁燁如玉如金維公冢子足稱接武弱冠登科官我子部解官扶柩迈埜南州神歸桑梓禮正首丘某等久猥同朝道誼相敭重以令子辱在寮屬一尊酹公東出都門公靈有知良感余言

祭外父東山翁文

嗚呼民生於三等恩則齊緊翁之恩兼親與師方復未第弱冠且孤翁曰爾惟力學經紀晨昏匪余而誰挈榼囊粒相我讀序罔恤厥貲及其屢試而北莫余云知翁曰爾學未至毋惰所為遲速繇命

罔加怨咨但誨余婦日效齊眉富貴福澤其需厥時某於時感翁之言而發憤下帷暨而宦達某性迂癡二十年間屢躋于顯屢濱于危翁曰爾惟樹立毋從詭隨相爾之才珪璋攸宜通塞匪人造物乃司某於時飲檗茹辛以履康莊而罔敢憚乎馳驅蓋翁之於某也栽培成立必求于至其心無異於嚴慈而規誨屬望之殷又嘗畀我以師資繄翁深恩莫狀其涯乃其直躬懿行鬼神莫欺一蹈于過寢夢歔欷至於處嚚傲之間酸辛百狀尤中人所不能堪而翁獨甘之若飴彼詬而撻我則夔夔

彼詈而辱我則怡怡田閔孝義又鄉閭戚友之所
咸推而匪出某翁壻之私步趨矯健眉宇瑰奇謂
宜天道隲厚壽祉駢綏豈期十年宿疾倏忽長辭
憶昔庚戌之秋某嘗繪耕讀之圖而祝翁以詞翁
最二昆職思其居今也肯堂肯構孟耕季讀足以
副翁庭訓之遺而郗蘭謝桂孫枝遞發又皆可望
克紹乎奕世之裘其若夫付托之言琅琅在耳某
雖薄劣矢當力任以扶顛禦侮而又焉敢辭翁其
已矣而其不泯者方與川長而山巔某固恨無長
繩大藥繫翁於不死而幸睹乎慶澤之長則翁亦

可以瞑目於九泉而何用乎愁凄臨軒哭眞聊展
我思翁来髣髴庶其余知

祭外山羅公文

嗚呼外山弱齡挾奇遵彼周行窮居蓬牖雅志巖
廊長益宏肆厥問輝煌人知其斂雕為樸利方為
圓不炫而藏而不知其禔身之恪憤時之勇實外
柔而内剛既幸而遭鵬躍龍驤聯步巍科沈珠吐
光憲郡發硎粉署含香漢東出守期年政通人咸
稱其為二千石之良方余滯於京邸公滯留都十
載為郎契濶未將公来考寀庶幾朝夕展余未伸

之朕已而余亦被命湖湘公投雙鯉期晤于雲夢之澨七澤之旁無何奄遘末疾公先遊于無何有之鄉髣孤耄親形影皇皇時余落魄塵途徒深痛悼實不能時省於公堂又踰十年公猶淺土葬事未襄煢煢二孤遭家不辰我心摧傷幸一二名公義激氣揚白於所司扶公櫬綑茲方諏兆塋公于玉架之陽群峰周迴鬱鬱蒼蒼英嗣玉立允卜其昌嗚呼外山公既已矣余亦虛生百年共盡斯人之常生平未酬夫又奚悲乎亡羊哀哉尚　饗

祭趙太孺人文

繄太夫人德門淑配夙嗣蘋蘩思齊思媚於休祥
美有開厥祥錦江之涘慶源彌長赫赫中丞山嶽
淵淪弼我
聖皇保釐南服爰始聖善斷機截髮毋實嗣之鴻
烈駿發粤昔中丞持斧簡代有嚴絳騶茂懋
帝載風裁肅肅望隆朝著實惟母儀克襄獻替謨
教懿數褒崇攸逮鳴珮垂紳寵光汪濊方期翟服
荐沐龍章
帝恩誕修毋懿孔楊謂天介祉戩穀爰滋鶴齡未
竟蕙帳長辭某等服官楚寮久席庇休飲泉思源

渥德彌流緊惟棘人扶襯旋蜀嗟我官常昌從匡
勗謹先轝旐敢奠以詞傷逝戀分愴惻路岐

祭孫太夫人文

嗚呼物有單厚氣有獨全禎嘉所萃有開必先緊
太夫人誕膺靈粹於休淑真思齊思媚疇發其祥
舜江之涘澤延關西簪纓趾美疇伉其良中丞之
配有燁鸞封垂紳鳴珮於維中丞西江秉鉞逆藩
釁亂抗死臣節桓桓正氣植我彝綱夫人在帷姱
節嚴霜命子扶襯間關楚越既正首丘和熊斷髮
爰有三鳳振羽偕鳴允文允武聿駿蜚聲伯維膺

揚仲典綸綍季貳衡銓庶朝黼黻炳炳忠烈不顯丕承不有慈懿疇導之成慶洽德綏式繁緒胤鴻漸鵬翀蘭芬玉振奕奕雲仍四世一堂優游耄耋式燕以康生既累封髮鬌顏童貞妻令母通籍于宮沒有申錫治金鍥石於赫龍章垂光窀穸或得于天一之謂難矧畀其全令問不刊黃流瑟瓚百福攸宜隲厚自天匪夷所思某等追惟遺烈歆仰令芳用潔藻蘋聿來登堂靈庶有知髣髴來嘗

祭殷太夫人文

際太夫人德門淑配夙嗣蘋繁思齊思媚於維粹

美有開厥祥式闡謨教慶流彌長肅肅英孫文園
獨步通籍瑣垣翺翔雲路手提文印鑪冶百越嗣
憲葉榆勛昭頌碣遹駿[illegible]巖廊望屬匪母之貽
曷其戩穀方期翟服荐沐龍章
帝恩誕侈壼懿孔揚胡月而翳胡茁而霜鶴齡未
百玉鏡斯藏吁嗟棘人東征簌簌報劉日短慘焉
以瘠某等鵷聯驥附婉嫕攸睦凡厥官常實資匡
勗傷逝戀分愴悽路岐摛詞展奠爰潔江蘺

祭王龍谿夫人文

猗與夫人允也女士淑世承家光昭彤史淑世維

何伉我宗儒倡道明時作懦起愚泥友名流吳轅
楚軫鑪冶八埏振興兩都負笈雲從四海為徒夫
人主饋聿贊良圖動稱陽明家之師模譬言彼圭瓚
合度同樞君子好逑德乃不孤烝我髦士嚮道益
孚承維何中丞之婦中丞之子大夫之配高華趾
美視世夸詡厥尚斯倣夫人居之土苴文綺儉慎
柔嘉雞鳴葛藟誨育三英鵬翀鸑起以引以續祥
歸麟趾爰期翟茀介社維新云胡不慭遽迈其真
閭巷轂春士女沾襟生也聞道歿也奚呻壽母女
師令德靡湮其等竊附蔦蘿風欽慈軌言念芳徽

曷維其已微悃莫將爰修溪芷靈庶永存曰祈歆

止

祭吳川樓夫人文

詩詠樛木福履綏之亦云盛德詵詵螽斯吁嗟淑媛懼此不辰靳於而嗣災于而身炳炳徽音聞于夫子温惠柔嘉夙云備只毓質于陳紈綺之女在吳結褵躬秉機杼豐約斯殊辛甘乃和琴瑟友之匪媟以惰肅肅舅姑榆景為鄰先意祗承莫避險辛怙恃既違長卿四壁布裳提甕迍邅備歷辟纑朝暮以給學宮粗糲自甘旨滑乃供亦有箴言盤

遊是戒用相厥成騏驥逾邁三載京華未蓄厥胤爰謂藁砧爾宗曷振卜貳于室周爰諮諏疇曰予妬無靳惟休淑問孔揚播于王國聞者斯欽以式閫閾女史克閑內則靡疚婉嫕性成姱美天授瑶華春翦芳蘭露零有閟其容有繁其馨某等締交夫子驥附鵷聯莊生之哀惠子戚焉楚江黯黯輀旐翩翩歸正首丘淑德嘉阡有赫

帝祉言俟重泉庶幾食報于千百年

祭徐安人文

嗚呼夫人毓祥右族歛德名閨昨歲自梓里如京

師艱關遠道為夫子也疇謂浦珠方聚豐鋏爰并
諧歡未幾而奄閟其馨耶余儕於夫子有交誼之
辱載拜蕙幃竊聞莊之盆音矣媿非惠子能無慘
於匍匐之間耶在禮知生而不知死則吊而不傷
既夙辱夫子之愛得稔聞夫人之賢孝敬動儉流
徽中冓然則非無知也其庸無傷爰修蘋藻登堂
而展其忱焉繄夫人其鑒歆哉

鳴玉堂稿卷之五尾